

时代洪流培育我 坚强奋进

——马咏南细述七十多年风雨历程 (三)



马金祥与马咏南夫妻照

向来，我对父亲言听计从。是父亲亲自带我去共和大学报名读书，本来是高中毕业后先教书或帮母亲和船票，就回中国大学。

但是父亲不放心，一来，我学不够；二来，母亲应留我。所以三离开母亲身边。

父亲是旧书人，懂命理和看风水，帮同乡看吉日，他对来同乡人劝说，是天生叛逆人，适宜闯命，鸡鸣不是不以会鸣胡说求亲干革命，母亲是人。父亲听美国之音，BBC 电台，北京

电台，印尼电台。

父亲对政治问题很敏感，在里亲去 Kemayoran (雅加达旧机场) 迎接不参加奥运会选手回国的纪念塔广场集会，幸运的文艺队去巡回演出 (自 1964 到 1965) 18 天，以此证明我们是社会的支柱，文艺要服务，我的生发把社常下：喜看成长！

1965 年正逢印尼 45 周年党庆，加入的大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加党庆的文艺活动，我当时还是中籍的学

准参与政党的活动。可是我和利之试一下自己的势力，参加朗诵诗歌选拔大赛，果然入围。正当我要决赛冠军时，连放假回家乡也拼命苦练。

父亲细听我充满激情朗诵：用印尼语

祖国，印度尼西亚，祖国，

你这可爱的乡土，却被荷兰统治了数百年，你是生命之泉，可是你的儿女却挨饿死亡，你有丰富物产，可是你的人民却受苦难，现在，我们站起来了，一起继承你的光荣，我们是历史的主人，满怀优秀儿女的抱负，我们发誓为你孝忠，为你献出生命和力量，我们昂首朝向红色黎明前进让红旗遍天下。

父亲听了我的朗诵，立刻下马加党庆，你是中国的活动，这是干涉他国的内政，要革命回国的内政，我只好放弃决赛，安分守己去读书，我失去了在舞台上的风光。1965 年 9 月 30 日，印尼发生军人政变，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印共叛国，开始了大逮捕，

大屠杀印共及其同情者。

10 月 17 日，共和大学被烧毁，那些参加印共 45 周年党庆的同情者黑名单事被军警扣留入狱。有些同学去欧美升学，更多的是去中国求学。我换回了没进黑名单的运气，是父亲的深思熟虑和居安思危让我免除牢狱之灾。而“暴风雨话剧团”所有的领导自 1966 年都成了阶下囚。

许同学被逮捕，因为不是党员，只算同情者，坐牢一段时间，家人花钱消灾。许同学的家人是纺织厂，家人担心她出买飞机票回国。我没有经济条件，不可说走就走。而况我也没参加党庆，没有进黑名单，所以，大屠杀被烧毁后便离开雅加达，我回到故乡牙华学校当老师，负责教小六和中学的印尼文。好景不长，反动的军人政府开始排华，破坏中国大使馆，下令封闭和接管全印尼的华校，华社，华文报馆。

1966 年，3 月 17 日，是最后一课，师生们以沉重的心情离开自 1907 年开办的牙律中华学校。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，在华人店门乱涂鸦，“赶走支那人”，“支那人是寄生的虫”，父亲考虑我的安全，决定由母亲打头阵，去雅加达舅舅家讨论从牙律县搬去首都雅

加达，因为在牙律县，军人无法无天，视华人如贱民，而首都都有许多外国大使馆和国际通讯社，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向华人施暴。

在雅加达亲友之努力寻找下，认识原租户是 60 岁的莆田人，他担心雅加达会大乱，乱世中独自一人海外谋生是令国内妻儿提心吊胆，所以要立刻回国，而且买者一定要一起买下他的 27 辆三轮车。转租是要付“吃茶钱十盾盾币，每辆三轮车一千盾币。

看在同乡的分上，老伯答应先收五千盾定金。父母亲一时抽不出现款，于资。

1966 年 7 月母亲带着我小弟去雅加达找亲友起干会，借钱不算利息叫干会。而我代替母亲在巴刹卖布，峇泽 (Batik) 筹钱准备还清干会的钱，亲友们都相信父亲是守信的人，乐意参加干会。父亲是儒商，讲究信誉，牙律县的同乡都赞美他是个君子。一个月后，母亲带来好消息：在雅加达已筹集干会 127 千盾币，付清老乡的钱。母亲和小弟忙着收三轮车的租金，忙不过来，叫我赶紧来雅加达料理出租三轮车事宜。我收集半数卖布，峇泽 (BATIK) 的钱给母亲，用来付清一部分干会的钱。

(未完待续)